

《胡氏粹编》的版本及价值

向志柱

明万历胡氏文会堂刻本《胡氏粹编》，仅国家图书馆收藏，堪称海内外孤本^①。《胡氏粹编》为选编类丛书，收文 1100 多篇（首）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。然而学界对该书研究甚少^②。今撰文对其版本及价值予以介绍。

一、《胡氏粹编》版本叙录

《胡氏粹编》分《稗家粹编》八卷 8 册、《游览粹编》六卷 6 册、《寸札粹编》二卷 2 册、《寓文粹编》二卷 2 册、《诸史粹编》二卷 2 册，共五种二十卷 20 册，装三匣。各册紫封面，书脑顶端楷体红字题册次，起“一”迄“二十”，无题签。正文版心分题各《粹编》书名。除《稗家粹编》“德父”、“修父”分别作“德甫”和“修甫”外，每卷卷首题：“钱唐胡文焕德父汇选、友人庄汝敬修父编次、侄孙光盛校正。”《游览粹编》、《寸札粹编》、《寓文粹编》、《诸史粹编》前都有胡文焕和庄汝敬二序，后有胡光盛一跋；《稗家粹编》则前有胡文焕和四明程思忠心父二序，后有庄汝敬跋。

胡文焕，字德甫，一作德父，号全庵，别署抱琴居士、西湖醉渔、全道人等。钱塘人。生卒年均不详，主要生活在万历间。国子监监生。曾建文会堂刻书、藏书。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任耒阳县丞（〔道光〕《耒阳县志》卷四），四十三年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“丛部”卷三三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 年，第 246 页）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“子部”丛书类（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 1765 页）都予以著录。现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（第 80 卷）影印本。

②仅有 2 篇论文实质性论及《胡氏粹编》：其一为对林景熙《春声君传》的辑佚；其二为王宝平对《胡氏粹编》题名的考辨（详见后文）。

任兴宁知县(〔光绪〕《兴宁县志》卷十一)^①,颇有政声。著有杂剧《桂花风》和传奇《奇货记》、《犀佩记》、《三晋记》、《馀庆记》等(俱佚),以及《文会堂琴谱》等。又编选《群音类选》和《胡氏粹编》等。刻书以《格致丛书》和《百家名书》最为有名。

每种《粹编》前后两处钤有郑振铎的藏书章,卷一首钤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章;卷末或跋尾钤“长乐郑氏藏书之章”。除《寓文粹编》外,其余四种或序或跋尾钤有“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”^②藏书章。俱为红色。可见分别被陶湘和郑振铎收藏过。《游览粹编》卷二《醒迷论》篇有红笔圈点、句读。《寸札粹编》卷首行下方钤红色“以学愈愚”、“一齐放下”二章,尚不知为何人藏印。

另外,《寸札粹编》较为特别,胡文焕序后有胡氏“胡文焕印”、“胡氏德父”和“三教一家号曰全庵”印记;胡光盛跋后也有“孟显之章”和“光盛”印记,俱黑色,应是刻印时所为。

另外,故宫博物院收藏《游览粹编》4册。上海图书馆藏《寸札粹编》2卷,有“明陈继儒编”题,与国家图书馆藏本参照,亦系挖补本。所以,国家图书馆所藏《胡氏粹编》确为海内外孤本。

《胡氏粹编》五种版框统一为276mm×173mm,但是版心不一,190mm×138mm、195mm×135mm不等,最大者199mm×137mm(如《稗家粹编》卷七页二七至二八),最小者189mm×137mm。竹纸,时见帘纹。版式一致,俱白口,左右双边,花鱼尾,半叶10行20字。但有数处违例。如卷六《庆云留情》:“俊雅风流不让潘安之貌。”“流不让潘”四字只占三字位置。《京师士人》尾部连续三行每行21字。这似是校对时发现讹误而挖改所致。

《胡氏粹编》在序跋中提到两个时间,一种是在《稗家粹编》序中的“万历甲午”即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另一种是《游览粹编》跋、《谐史粹编》跋、《寸札粹编》序、《寓文粹编》跋中的“癸巳”即万历二十一年。据此可知,《胡氏粹编》的编选时间大致在1593-1594年间。明代藏书家赵用贤(1535-1596,字汝师,号定宇)在其藏书目录《赵定宇书目》中已经著录《稗家粹编》、《游

①地方志中的这两条资料有抵牾之处:第一,〔光绪〕《兴宁县志》卷十一“秩官·知县”条,四十三年兴宁县令为钱塘傅其德,并于同年修县志。而《耒阳县志》中胡文焕的下任为王之龙,四十五年任,据此推测胡在任时间应为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,这与《兴宁县志》载四十三年胡氏任兴宁知县相抵牾。第二,对兴宁知县而言,侯之宣万历四十年任,傅其德四十三年任,没有胡文焕任职的时间和机会。第三,〔康熙〕《郴州总志》卷五和卷二十五(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湖南府县志第21、22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2年)无胡文焕任职的记载。道光、光绪《志》都在康熙之后,一般应以时间前者为准。所以,胡文焕的知县之说应存疑。

②陶湘(1871-1940),字兰泉,号涉园,江苏武进人。清收藏家,藏书多达30万卷。

览粹编》、《谐史粹编》、《寓文粹编》四种^①，而赵于 1596 年去世，所以《胡氏粹编》应该在 1596 年以前已经出版。综合二者，《胡氏粹编》五种的出版时间应在 1593-1595 年间。

对《胡氏粹编》的题名，王宝平文《胡文焕丛书考辨》论述较详：《五粹编》之名“出于《汇刻书目（初编）》，后又为《增订丛书举要》、《丛书目录汇编》、《丛书大辞典》所引。”“国家图书馆的《胡氏粹编五种》，不见任何题名，为后人自拟书名”^②。此说应是。《赵定宇书目》“稗统续编”类就是分别著录。明万历四十三年序刻本、陈邦俊编《广谐史》十卷在徵引文献中对《谐史粹编》、《寓文粹编》也是分别著录。〔雍正〕《浙江通志》卷二五二著录了《寓文粹编》上下卷。《胡氏粹编五种》的题名，始见于郑振铎的《西谛书目》。后来国家图书馆沿袭之。考虑到《胡氏粹编》已为当下各种书目著录，一定程度上已经约定俗成，故本文不再从原题，直接称之为《胡氏粹编》。

另有题陈继儒编《游览粹编》六册，原为郑振铎所藏，现亦藏国家图书馆。郑振铎曾介绍过收藏的波折过程：

琉璃厂九经堂尝从山西得《游览粹编》。我见之，颇爱其书，而索价殊昂。且已先为傅沅叔所购定，因向九经堂借得未取去之三册，录得重要的诗歌散文数首。后沅叔先生又退还此书，为北平图书馆所得。过了一月，北平图书馆也因价昂不要，乃终为我所得。^③

郑氏又有考辨：

此书六卷，万历间刊本，颇类《格致丛书》，然今所见丛书目录中实无之。首题云间陈继儒眉公汇选，友人庄汝敬修父编次，金阊张承庞敬任校正，实则庄敬修所编。其序亦题“云间陈继儒撰”，而此数字与全序字体不类，显系挖改者。（编者姓名的“云间陈继儒眉公”数字，亦像是挖改的。）疑万历末眉公名盛，故坊贾窃用其名。或原文当作“胡文焕”欤？^④今校以《胡氏粹编》，发现此单行本《游览粹编》序中“云间陈继儒撰”几字确是“字体不类，显系挖改”；跋已前移于二序之后，尾“侄孙光盛谨跋”六字已被挖去，以致不知跋出何人。目录页第一叶系仿刻，书名《游览粹编》中之“览”字，胡本作“覽”，陈本作“覽”，《答戒酒文》之“戒”，胡本作“誠”，陈本作“戒”。则知确如郑氏所言，此系挖改胡文焕刊本而成。但是郑氏所述有二误处，即将“张承宠”误作“张承庞”，“庄汝敬”误作“庄敬修”。

陈本《游览粹编》保存较好，胡本有部分磨损的地方，如卷二《诛色魔议》

①《赵定宇书目》“稗统续编”类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193 页。

②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01 年第 1 期（总第 65 辑）。

③④《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》，载《中国文学研究》（下册）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454 页。

中“我道你是个普天下散笑殃、种祸福、酿巫蛊、混世俗的冤魔。你遇着苏李儿便投他做个先容辨士”和“鼓弄愚夫，刚总承那寻香逐臭的奸徒，做个打样筒的光棍，刚总承那……”句中划横线部分文字为胡本所残缺，恰好可以用陈本来对勘补足。

二、《胡氏粹编》的研究价值

《胡氏粹编》的内容丰富，对于文学研究价值很大。本文仅从小说研究的角度略谈几点。

第一，《胡氏粹编》中所收录的资料，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某些结论。

《稗家粹编》收录文言小说 146 篇，不乏稀见者，然各种小说书目、小说史以及研究论著都没有涉及，《稗家粹编》文言小说选集的地位应该予以承认。

《百家公案》第三回《访察除妖狐之怪》、第六回《判妒妇杀子之冤》、第七回《行香请天诛妖妇》至今尚无人正确指出来源，事实上它们几乎是照抄《稗家粹编》卷七《拜月美人》、卷八《陈氏妒悍》、卷六“鬼部”《云从龙溪居得偶》^①。

《游览粹编》卷五收录的陈林春《谋夫冤情供状》（亦见《国色天香》卷六题《玉林春供状》，何大抡本《燕居笔记》卷四题《陈氏玉林春供状》），在时间上都早于故事原型王三善（1506-1621）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及第和万历丙午（1606）《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》的出版。《谋夫冤情供状》若是真正的法院文书，玉堂春故事的原型应另有所本；若依据法律文书而修改，则王三善不会是原型人物；如果纯是小说家言，则所见玉堂春故事比《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》更早。

学界都认为《警世通言》卷三十四《王娇鸾百年长恨》本事是《情史》卷十六周廷章。小说叙王娇鸾制“绝命诗三十二首及《长恨歌》一篇”，并且略引了《长恨歌》104 句 728 字，似乎是作者的创造。但是《游览粹编》卷五全文收录了这首《长恨歌》，题作《相思长恨歌》，共 182 句 1274 字，说明《王娇鸾百年长恨》有本事来源，并且有比较成熟的故事和诗词存在。

《稗家粹编》卷二“幽期部”收录的文言小说《杜丽娘记》就是《牡丹亭》1598 年成书之前所见的最可靠版本，对《牡丹亭》蓝本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。笔者借助《稗家粹编》收有的《杜丽娘记》与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进行比较后，发现话本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是依据文言小说《杜丽娘记》进行文字添加并且因袭了《牡丹亭》的许多原文而成，《牡丹亭》的蓝本应该是文言《杜丽娘记》，而非话本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^②。

^①参见拙文《〈百家公案〉本事考补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2007 年第 2 期。

^②参见拙文《〈牡丹亭〉蓝本问题考辨》，《文艺研究》2007 年第 3 期。

《宝文堂书目》是小说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。人们往往直接指认现存所见的话本小说就是《宝文堂书目》著录的小说^①,如:《熊龙峰小说四种》中的《孔淑芳双鱼扇坠传》,就是《宝文堂书目》所著录的《孔淑芳记》;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就是《宝文堂书目》著录的《杜丽娘记》,等。事实上,《稗家粹编》中收录的多种小说如《孔淑芳记》(500字)、《杜丽娘记》(1500字)就是文言小说。学界将话本《孔淑芳双鱼扇坠传》和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分别认定为《书目》著录的《孔淑芳记》和《杜丽娘记》,是在文言《孔淑芳记》、《杜丽娘记》被视而不见或者缺位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。现在既然有文言和话本形式的两种小说存在,我们就必须对《宝文堂书目》著录的小说进行重新认识。

第二,《胡氏粹编》为进一步研究小说中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资料。

郑振铎先生曾说:

(《游览粹编》)所载诗、文、词、曲,多罕见者。就用作明代文学的资料的一点上看来,似较一般的《明文授读》、《明文在》尤为重要。卷六的诗余类和曲类,尤多珍秘之作,谜类之寄物哑谜亦极该重视。……这是白话文学、方言文学里很重要的资料。^②

其实不仅对于诗文研究,其对于小说研究的价值也不容忽视。《游览粹编》的诗词多有自小说中选入者。如:《解嫖论》和《醒迷论》两篇长论分别出自《鸳渚志余雪窗谈异》卷上《王翠珠传》和卷下《醒迷余录》;《妻去自歌》,为朱买臣妻事,《鸳渚志余雪窗谈异》卷上《羞墓亭记》亦见;《指环歌》出自《金指环篇》;《芙蓉屏歌》出自《芙蓉屏记》;《相思赋》与《醉翁谈录》中“梁意娘与李生”赋一致;桂英《寄王魁二首》出《王魁传》;【小重山】(谢别)出自《觅莲记》;【苏幕遮】(偷情)与《金谷怀春》同;《合欢图》(戏水鸳鸯,穿花鸾凤)亦见于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《五戒禅师私红莲记》,等。《金瓶梅》作者为屠隆(1542-1605)^③的重要证据《别儒巾文》,也见于卷一,但文字略有不同。后于《胡氏粹编》成书的《山中一夕话》署名一衲道人的作品有四篇:卷四《醒迷论》、卷五《别头巾文》和《励世篇》、卷六《秋蝉吟》。但是普遍注明作者或出处的《游览粹编》收录《醒迷论》、《别头巾文》时却没有署名。这让人多少有些怀疑《山中一夕话》的题署了。

①如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2年重排本)、胡士莹《话本小说概论》(中华书局,1980年)、宁稼雨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》(齐鲁书社,1996年)、刘世德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(修订本)》(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8年)、陈桂声《话本叙录》(珠海出版社,2001年)、石昌渝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“白话卷”(山西教育出版社,2004年)、朱一玄等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》下编“白话部分”(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年)等。

②《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》,第454-455页。

③黄霖:《〈金瓶梅〉作者屠隆考》,《复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1983年第3期。

《游览粹编》卷六“寄物哑谜”的民俗对小说研究颇有益处。《兰蕙联芳记》载兰英、蕙英见生“夏月于船头澡浴,亭亭碧波中,微露其私嫖生之具,二女在楼于窗隙窥见之,以荔枝一双投下。生虽会其意……”每次读此,不知送荔枝是何意。《游览粹编》卷六“寄物哑谜”有:“荔枝者,乱如麻也。”一旦明晓送荔枝含义,我们就可能对兰英、蕙英的大胆追求重新定义。兰英、蕙英二人的“心乱如麻”实与生“船头澡浴”的刺激相关。《渭塘奇遇记》中:“一夕,女以紫金碧钿指环赠生。生解水晶双鱼扇坠酬之。”《游览粹编》卷六“寄物哑谜”也对送扇坠做了解释:“扇坠者,时时在手也。”原来送扇坠亦有深意。

第三,《胡氏粹编》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。

今存《胡氏粹编》除部分如《游览粹编》卷二等靠近版心处部分磨损外,整体保存完好,校勘也较好,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和辑佚价值。

《胡氏粹编》除《稗家粹编》外,保留了许多作者的署名,可以使许多作品的版权归位。笔者将《胡氏粹编》与《游翰稗编》、《山中一夕话》等相同作品进行比较,发现署名一致,《胡氏粹编》的作者署名应该基本可信。《胡氏粹编》也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章和书信,可起补壁和辑佚之功。如从《谐史粹编》中可以补辑林景熙的佚文《春声君传》^①。《鸳渚志馀雪窗谈异》中《灯妖夜话录》有目无文,《稗家粹编》卷七收有此文,正好补足^②。

《胡氏粹编》对于校勘和考察古代小说的版本等,也很有意义。

首先,有利于校勘。《玄怪录》系列、《剪灯》系列、《鸳渚志馀雪窗谈异》就被《稗家粹编》收录了42篇,对其版本、校勘、影响等研究来说,《稗家粹编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。例如《鸳渚志馀雪窗谈异》现有两种整理本:其一是徐野校点的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本(以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影刻油印本为底本);其二是于文藻1989年完成校点、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的本子(以大连图书馆藏明刻本为底本)。于文藻先生认为《鸳渚志馀雪窗谈异》“无他本可参校”。事实上,《稗家粹编》有13篇选自《鸳渚志馀雪窗谈异》,另有2篇长论收录在《游览粹编》里,超过其书的一半,完全可以用来参校。如《卖妇化蛇记》:“妻负死不往,江人驱迫下船。”《稗家粹编》本“江人”作“江南人”,因前有“卖妻于江南人”,此处是特指,所以应以《稗家》本为胜。再如《天王冥会录》:“空濛中,觉□雷聒耳,云霞烂目。”二校本都阙,《稗家粹编》则是“风”字。《录事化犬说》:“今汝一□□□,我又以生前过恶,冥司罚我为歇山寺犬。”徐校本和于校本都有程度不等之阙文,据《稗家》本,阙文应是“旦穷困”三字。

①潘猛补:《林景熙佚文〈春声君传〉》,《温州师范学院学报(哲社版)》2001年第2期。

②程毅中先生认为《古今清谈万选》卷三《物汇精凝》所收《灯神夜话》就是《灯妖夜话录》(程毅中、薛洪勳:《古体小说钞:明代卷》,中华书局,2001年)。其说甚是。二者文字相同,可以进一步确认《灯妖夜话录》非佚。

唐传奇《玄怪录》，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，原书十卷，久已残缺。今存明陈应翔刊四卷本，以及崇祯年间高承埏《稽古堂群书秘简》所收的十一卷本，俱是44篇；零散篇目见于《太平广记》、《类说》、《稗家粹编》、《异闻总录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绀珠集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五朝小说》、《绿窗女史》、《情史》、《古今谭概》、《说郛》、《逸史搜奇》等书。其中高本《稽古堂群书秘简》最完善，错误最少，而《稗家粹编》所收12篇与高本^①文字最接近，且早出。同者姑且不论，且看《稗家粹编》特出二例。如《裴谿》：“及京奏事毕，得归私第，诸赵兢（陈本作“竟”）怒曰”，陈本、高本等各本同。“诸赵兢怒”让人以为有好几个赵姓女子，但是文中无指。《稗家粹编》本作：“及京奏事毕，得归私第，请赵，竟怒曰”，合情合理，且无歧义。再如《崔书生》：“青衣百许，迎拜女郎曰：‘小娘子，无行崔生，何必将来！’于是捧入，留崔生于门外。”“捧”，《稗家粹编》本作“独”。按：“捧入”，有费解之处。在《稗家粹编》本中，崔生因“无行”而不准入，玉卮娘子独入，很合情理。而且，在结构搭配上，“独入”也与“留崔生于门外”相照应。可见《稗家粹编》本文字较胜。

其次，也有利于考察版本状况。如陈应翔本《玄怪录》卷一《韦氏》末段：“噫！梦信足徵也，则前所叙扶风公之见，又何以谐焉。”“扶风公”即《玄怪录》卷三《张左》篇之扶风人申宗。既云“前所叙”，那么《张左》当在《韦氏》之前，但现存本《张左》在《韦氏》之后，现在许多学者往往据此认为《玄怪录》实非原本。然而《稗家粹编》本此处文字却作：“噫！梦信足徵也，则人所叙，凡梦中之见，又何以谐焉。”文义俱通。又文中“神龙中以徐恭业有兴复之谋”，改“敬”为“恭”，实为避宋讳而改，《稗家粹编》本从之，未回改，应出宋本。

《剪灯新话》在明代遭禁后没有完整的本子，将《稗家粹编》所收与《剪灯新话句解》进行比较，二者有较大的文字差别，似另有所本。仅《秋香亭记》一篇就有49处，不乏重要异文^②。《稗家粹编》所收为早期刊本，《句解》本为后期刊本，文字各有所长，对《剪灯新话》的校勘很有参考价值。

总之，《胡氏粹编》的研究价值实在不容忽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

^①具体见程毅中以高本为底本的新校本《玄怪录》（中华书局，2006年）。

^②笔者撰有《〈剪灯新话〉重要异文辑考》（待刊）和《两种〈秋香亭记〉，不同自传心态》（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7年第3期）二文具体论述。